

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是辩证统一的

卫兴华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体现。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致力于尽快把蛋糕做大；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当前中央强调和重视分配公平、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特别是把民生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就是要求更加重视分好蛋糕。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只重分好蛋糕而轻做大蛋糕。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中，生产起决定作用。就生产和分配的关系来讲，生产什么才能分配什么，生产多少才能分配多少。而且，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决定按照什么方式、什么原则去分蛋糕。这就是说，首先要做蛋糕，才谈得上分蛋糕；蛋糕做得越大，人们分得的蛋糕才能越大。马克思主义又认为，分配对生产有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决定作用。蛋糕分得公平合理，可以调动劳动者和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经济发展，把蛋糕做得更大更好。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也能够把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统一起来，也就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在分好蛋糕的同时促进蛋糕做得更大更好。但国际国内发展实践表明，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并不是天然统一的：既不是只要把蛋糕做大，收入差距就会自动缩小；也不是收入差距扩大一段时间后，就会自动趋于缩小。如果没有政府的自觉调控，收入差距是不可能自动缩小的。即使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史来看，也不存在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天然统一的情况。在当代，有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重视分好蛋糕的问题，它们通过高额累进税、遗产税、慈善事业等来制约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上的差距扩大，通过较为成熟和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缩小初次分配中形成的过大差距。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既重视把蛋糕做大做好，又重视把蛋糕切好分好。无论只重做大蛋糕而轻分好蛋糕，还是只重分好蛋糕而轻做大蛋糕，都是偏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

什么叫分好蛋糕？怎么分好蛋糕？第一，分好蛋糕不是搞平均主义、人人分得相等的一块，而应根据各自在做蛋糕中的贡献分得相应的一块；第二，缩小收入差距不是不要差距，合理的、与贡献

差距相一致的收入差距是必要的；第三，在公有制经济中分好蛋糕，就要贯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奖勤罚懒、奖优罚劣，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适时增加职工收入，规范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第四，在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分好蛋糕，就要确保工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处理好企业利润与工资的分配关系；第五，从总的框架来讲，要把蛋糕切分为三大块——企业一块、职工（劳动报酬）一块、国家一块，现在的问题是职工的一块偏小，所以应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六，提高劳动报酬不能“刮风”，不能一哄而上，不能只重行政命令，而应根据不同经济成分、不同类型的企业的状况，提出统一性和差别性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并把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结合起来；第七，分好蛋糕重在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而对低收入者来说应重在通过提高技术水平、知识水平、专业水平和劳动绩效来增加收入，不能仅仅在不变的劳动绩效和既有的蛋糕存量上不断增大自己的一块；第八，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R锐评
rui ping

人才量化培养能造就“乔布斯”吗？

詹万承

当大家都在热议“谁是下一个乔布斯”时，宁波市将以5年为一个培养周期在3个层次培养1400名“乔布斯式”创新型领军、拔尖人才。一个周期培养经费超5000万元。（10月11日 新华网）

所谓的创新型领军、拔尖人才，究竟是怎样的人才？是乔布斯一样的？还是仅以证书和职称作为考核标准。

批量生产人才培养的模式并不具备可行性。培养的周期、层次和结果，都已经预先框定好了，基本是类似于工业产品的流水生产，以这样的模式去培养创新型领军、拔尖人才，无异于缘木求鱼。

与量化人才考核同步的其实是僵硬呆板的思维模式。我们可以制定培养多少大学生的指标，却无法确保每个毕业的学生都学有所成，在数字化的考核指标达到而质量并未如期上升后，就心有不满地直接制定起质量指标来。所以与其说制定的标准不对头，不如直接说是按指标生产的思维模式不对头。在这样的思维视野下，人才培养与产品生产是没有多大区别的，都是按标准周期地批量产出，完全忽略了人本身的特质与所需的成长环境。

古人曾呼吁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一轮一轮地淘汰筛选下来还能有数字确保，可如果是希望通过同样的方式来获得创新型领军、拔尖人才，那结果只能是创新其实并不创新，领军也并不领军，拔尖也同样不拔尖。

S时评
shiping

春晚不吃霸王餐不该成新闻

王石川

长久以来，央视春晚都是以象征性报酬甚至零报酬的方式采用民间作品，也因此惹来了不少争议和官司。龙年春晚剧组表示都会支付稿费。（10月11日《羊城晚报》）

采取别人的劳动果实，按质付酬，既是朴素常识也是法律规定。春晚付稿酬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因为此前不付稿酬或象征性地支付稿酬，因大吃霸王餐而导致的法律纠纷，已经不在少数，比如笑星陈佩斯曾一怒之下将央视付诸法庭。而去年的马未都事件也是众所周知——进入去年春晚的候选小品《两毛钱一脚》，被曝涉嫌抄袭马未都作品，马未都不满春晚剧组的傲慢，拒绝授权，而导致这个由黄宏出演的小品被最终拿下。至于冯巩等人的小品，因生搬硬套网络段子而遭到网友们冷嘲热讽，也不是新闻。

春晚付稿酬，并不意味着就真正遵守了法律，也不等于就实现了其所称的“充分尊重作者的著作权”。比如，如何支付稿酬，支付多少稿酬，由谁说了算？如果还是由春晚剧组单方面规定，显然仍是霸王行为。再比如，采取了一段话、一句话，只支付稿酬够不够？《著作权法》还规定，著作权人享有署名权等诸多权利，可不是仅仅领取报酬这么简单。

央视春晚影响尽管大不如从前，但影响力仍在，仍是不少国人难以回避的“年夜饭”，遵守法律规定是其生存的底线伦理，不吃霸王餐还不够，还应该带头遵守法律，而不是再折腾出店大欺客的丑闻。

S时事乱炖
shishiluan dun

“史上最肥科级单位”是如何炼成的？

一个拥有770人的科级事业单位，110人涉案，其中55人被立案调查，从征收办主任到下属收费站站长纷纷落网，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潇湘晨报》10月11日）

从主任罗煦龙到8名副主任、党组成员，以及下属各站点站长、班长、高、中层干部几乎“全军覆没”。笔者要问“史上最肥科级单位”是如何炼成的？

据介绍，耒阳市“矿征办”员工“搞钱”的主要方法是私放煤车及收款不入账。每天经过“矿征办”收费站点的运煤车辆络绎不绝，当班员工稍微松一下手，每天放行几台煤车或者少收些税费，车主们就会乖乖地送上大笔“好处费”。“矿征办”流行着一个潜规则——非法所得都会按一定比例分成，通常是百分之七十由站内员工私分，剩下的百分之三十送给“矿征办”领导，透过这起集体贪腐案件，一条上下勾结、利益均沾的腐败生态链清晰可见。



沾的腐败生态链清晰可见。

“史上最肥科级单位”腐败案再一次敲响沉重的警钟，加强对权力监控，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约束，从体制机制上推进变革，促进权力在阳光下透明运行，已经刻不容缓！

孙瑞灼/文 美堂/图

F非常道
feichangdao

（这是）栽赃，什么集资啊，纯粹是刁民一伙。现在农民，你种粮直补分给他钱，他乐意，你让他负担一分一毛的社会福利，他就不干。简直奇了大怪了！

——近日，山东鄄城县彭楼镇听众刘先生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热线打来电话反映说，自己在彭楼镇何庄完小上学的儿子突然被校长赶出了学校。这些学生的一个共同点是因为他们的家长没有缴纳建设学校的集资款。

“1千7百万呐，就造了这破船，刚一下水还扎猛子，这不是坑爹吗？”

——兰州投资1700多万元建豪华游船，试水当日即沉船。兰州市交通局回应称问题已经解决，“酒钢号”已被拖上岸，没有人员伤亡，搁浅原因主要是施工单位的操作失误，“酒钢号”将于一个月后再次下水试航，而酒钢集团回应称不知情。

R热议
reyi

穷县买富帽不啻为一次示众

盐漠客

近日，一个名为“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的机构在各大媒体公布第十一届“百强县市”榜单，记者对照国务院扶贫办“新时期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发现，竟有17个属于“国贫县”。（本报昨日11版）

百强县（市）的评比，其初衷是为了树立典范，促进地域经济的发展。而通过“评比”的商业操作，贫困县摇身一变成为了“百强县”，则完全是一种金钱交易行为。这一行为，用荒诞的做法既吸引了大众的眼球，又揭画皮极具自我示众的标本价值。

穷县买富帽，展示了百强县与贫困县庸俗化的一面，在现实利益驱动下居然可以一身二任。一项贫困县的帽子实惠多，国家每年都有财政补贴；而“百强县”则名

声大作，誉满四海。有利益就有买卖，为了名利双收，一些贫困县不惜拿出“活动经费”，买上个“富帽”。而某些评级机构，正是利用这种心态，诱你上钩，坐收渔利。穷县戴上富帽子，其实是自欺欺人的闹剧。

当然，贫困县不是不能成为富裕县的，但是要有过硬的条件和指标，绝不是随心所欲“评”出来的。也许个别贫困县财政收入确实增加了，一些官员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博取上级的欢心，千方百计人为扩大政绩。即便是实际上人均收入并没有上去，只是富裕了一小片，而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并没有真正改变，也要急于甩掉穷帽子。

种种丑态，从根本上说，与百姓无关，却有个半官方化半商业化的色彩，其评比

与政绩挂钩，也只是官方小圈子的行为。例如不久前曝光的幸福指数问题：平顶山统计幸福指数三四年了，直到媒体爆料老百姓才听说，而另一边小圈子内评比却热火朝天。

这样的排名经济一抓一大把，牙防组、中国脊梁奖、胎死腹中的孔子和平奖等等，都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这一场穷县买富帽闹剧是官员和商人共同导演的，我们难道还要做无意义的看客？是该行动起来查一查这样的排名经济源头出于何处，这样热衷购买政绩的领导干部有没有经济问题？这些县的社会民生问题是轻是重？这样的评比经济始作俑者又是哪路毛神？